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八年癸酉

是年九月哲宗親政呂大防為山陵使

九月出帥中山朝士願從者眾

送李端叔敘云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

溪題跋云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李端叔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為得發遣三昧帥定武辟為簽判以從

仁作遺表頗與純仁之忠厚相稱乃竟以此賈巨禍凡中使傳宜存問皆面承意旨受本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鈐印為據使

非中使不服執此力爭則端叔與其子正平已甘為杭上肉然卒以此羈管太平至於放廢不振後嗣中落亦足哀矣當日權姦但惡其類一力排陷並

不考察孫敏行為簽判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間會見不遠更祈自重是非也

公俟殿攢畢方請朝辭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蒙被知遇尤增殞滅今須俟殿攢畢乃敢朝辭

是將變詔促行不得入見

本傳時國是將變執不得入辭既行上書

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事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新

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閉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畱十日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戒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觀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天下其孰能數之漢景帝即位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
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察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遂欲用兵
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
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
悔遲故幾至於亂今陛下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
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
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
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
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
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
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
公論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意出師表後乃復有此文也如
當時稍用其言則黨禍無自而興靖康之難亦無由作矣此孝宗
所以屢讀封章為之流涕也事畧宋史載入本傳其意可見矣

哲宗不能

悟公至東府雨作桐樹有聲復增聽雨之感乃留詩別子由有今年中山去

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之句其勉之也至矣

四日作別子由

詩寄參寥書

本集與參寥書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

去必已受訖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也

二十七

出都門朝士供帳甚盛錢勰投贈詩太集與錢穆父書云昨日遠勤從者

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答人客如纖窗俟前路令子昆仲特煩

遠至感懷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既想已目擊自悉餘惟若時自愛而已

不至雍邱米微來迎公為留一日蘇子瞻出帥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

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于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

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蓄其及也紹興避暑錄載此事在公揚州召

還之時但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既已近京千由奉詔而出必

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答書

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

也餘詳後十月過相州訪轉運使謝仲適與王古遇作送古使契丹詩答米微書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過治下得款奉辱主禮之厚出都紛冗不即裁謝辱書

感作邑政日清簡想有以為適新詩文寄示幸甚錢士升南宋書云

之確證可見葉夢得作召至真定褚承亮以文來謁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

名為蘇軾稱賞宜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

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押赴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承

亮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復請附榜後不肯放榜號七十

二賢狀元許必任墮馬觸石死本集無褚承亮事以其志節可嘉故為

表寄和錢勰送別并求遞頓酒詩適罷河間令來迎從赴中山河北西路所

部公後罷任至湯陰有示三兒子詩其以親嫌罷任從至二十三日定州

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兵民專寄本禦武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晝

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

臣愚意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

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才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臣敢不勤恤

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趙偁

表獨不載到任日紀年錄載二十三日到趙偁為交代東郡人元祐末以河

任而為十二月今據後祭韓文改正趙偁為交代東郡人元祐末以河

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得蘇文忠公為代趙偁本集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本

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不及其名而後之轉運使為孫知損亦久於邊政

者當即代二十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祀文云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

趙偁者也本集祀文云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

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
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配
享惟神敢不昭
十一月一日祭告故相河北西路安撫使定州守韓琦於閣
薦公乎有聞

古堂

本集祭韓忠獻公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

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
忠獻公之靈嗚呼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
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輒來自峨岷公網羅
之若獲鳳麟契濶艱難手書見存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
意廣才疎將歸邱園上未忍棄界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
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
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管琦子忠彥帥定武青子詠為副總管相傳以為盛事附記於此
林醫官王宗古賚詔至邊傳宣存問賜吏士初冬衣襖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十一月
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
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
伏以禮若始襄詩歌無禍邊陲更戍本為臣子之常期易早寒特軫聖神之
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傍振方戰
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斷於河東既無功而生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
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墮嫗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鵲

之十一日薦同安君作釋迦文佛頌

本集釋迦文佛頌敘云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君

王氏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賦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蠶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本路所轄戰兵分屯八郡遇

警不足守禦又隨弛不可用惟沿邊弓箭人戶結髮與虜戰故相龐籍守定

因俗立法合火為社置社長社副統之條其賞罰遇有緩急出入使自為守

而官得其用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弓箭社人戶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

用其人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

熙寧間行保甲法社遂廢有

不盡廢者以社戶兼充保甲得固然皆勞費失業疲憊不可用

民為戰每歲秋成之後農民赴官司習武一月謂之冬教其一月官給不敷

離鄉赴官行住食用之費又兩丁抽一按戶勒充農民困苦特甚此王安石

通

者則官給良田以備甲馬而定州路所轄者皆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

給其器甲鞍馬捐軀捍邊與陝西河東無異緣彼與虜接壤自為團聚以保

村社官本不預其事前守龐籍但因俗立法約束為社使為我用實乃沿邊

案

之齊民也及編入保甲則夾雜農民之內并弓箭手皆化為農民至冬教時又為官司勾入城堡共農民習武一月磨累既多人皆遠出盜賊反乘其空虛劫掠報復弓箭人戶多被破家離殺乃不得已依舊自為團結故官盡廢而民尚存也然以保甲撓之一身二役呼召奔走勢費失業由是日漸疲憊非復昔日之可恃此因行保甲法而敗壞弓箭社之原委也譬之茶罷籍極是高手能使沿邊官子連絡皆成大塊神宗安石之基率皆自填眼位化生塊為死子矣本集兩狀之外載有麗籍奏行條議及公參酌議列事件頭緒甚繁因撮其大畧如此餘分詳前後註中

特議復弓箭社人數

本集奏狀貼黃云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每年北界差人會縣收稅皆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又狀引熙寧七年朝旨云兩地供輸人戶充有弓箭社義勇

之類依舊存留更不編排保甲兩地供輸者同此一地而宋遼各有之既納宋稅又納遼稅也熙寧時以此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之人免其保甲以是弓箭社獨存其餘四百九十九村皆朝旨廢弓箭社編入保甲而自為團結者也公之意欲以四百九十九村一如熙寧朝旨兩地供輸之例悉免保甲則弓箭社固在而官司勾教各弊累盡除矣并免其保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十八貫八十六文所獲精銳可

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

有以優異其人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既

冬教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眾之人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使今會到轄下兩州

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敎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既免冬敎保甲司合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餘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北虜

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成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種世衡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

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得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旨兩地供輸人戶除原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隨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而公私相承迄今未廢惟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防託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近日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復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立法之後事皆循舊有利無害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一月武藝無緣精熟每歲所獲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閒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義則此三萬人其久遠可恃者也今錄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大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實例物數目仍畫到地圖一面貼

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

與轉運孫知損書

本集與孫知損

內開列條議除已摘出數事外餘皆文繁不錄
運使書云文安北賊如入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兵久驕墮自合警策之數年
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處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宜與永免冬
教又富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
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
盡也所條上數事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開名目獎社人頭疏
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疏

上而契丹為燕保所困年荒兵亂盜賊紛起公請亟復弓箭社使北寇望風

知畏不至攬入內地奏上皆不報

本集第二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

奏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
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大抵北虜近歲多為
小國杰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及為近年不熟以致朔易武州燕京白
浮圖淀東惡山內並有強賊不住打劫又探得北界差往西北路兵士百姓
等近有逃背落草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
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
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又近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劫
掠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婦女待更打赤岸村以此數事顯見北虜兵困小
國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不能制
勢必延及吾境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追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

巡邏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賜指揮關防是時遼已大亂楊劉阿骨打吳乞買父子已強正其陰裔滅遼之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時也楊劉強於元祐之初至建中靖國元年後楊劉死其子阿骨打立阿骨打生於熙寧元年至是元祐八年已二十六歲其弟吳乞買思改並皆成立粘罕即思改之子也公雖不知其故而北必爲患宋終不支之勢久瞭然於胸中故每上言以歷代史冊邊防形勝山川圖畫流入虜中以資點顧爲可懼至此狀則云鄰境多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是其先見已直透後事矣定武爲京師屏蔽四通八達一無宵山絕谷之險可恃故其後猝離不以七日到汴城下豈有澶淵孤注殷鑑不遠而論奏若此可置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同聞者乎其邊政之隳廢誠非一日之故矣

驕橫武衛卒游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問公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令發判李之儀孫敏行徧閱諸營屋皆破壞添差將官李異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檢計修葺收雲翼指揮使孫貴檄司理院首行枷項以示懲創歛掠既絕飲博亦止於是軍中衣食自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業業不自安復以職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管軍中亂矣立決

配之衆乃定上乞修定州軍營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

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少弛如甲仗庫軍人張全前後盜銅鐵十二面帳設什物庫軍人田平等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兩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盜賊亦稀臣令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皆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做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將校不法乞取歛掠坐放債戶身既不正難以戢下致諸軍公然飲博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月前後歛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嫗弊葺治犯法之人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嫗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異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州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四千一百一十七間估計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一河北第二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估計錢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文省一不隸將下所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修蓋營房一百一十

八間估計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
昇杓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估計錢七十四貫
六百一十二文省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
扼強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欲乞獨出聖斷支賜空名
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
人匠修蓋施行所有檢計到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
連在前謹錄奏聞附錄此狀本集作十月上在奏弓箭社前而墓誌宋史本
傳亦先載軍營事後載弓箭社事並誤蓋此事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
形必非到任數日所能奏出者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寄劉奉世
此中釋然矣因改載十一月奏弓箭社之後并以正誌傳之誤云寄劉奉世
書本集與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
頻瀆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不申
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
禁山事此正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此樂所從來遠矣起稅
爲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騷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
任所伐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寨解到
者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孽盡旦夕回申次東都事畧
云元祐七年六月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附錄劉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
以上所奏三狀皆樞密院專政故以聞之此書當列上謝歷日表本集謝表
軍營狀前以書中兼及諸事不便省覽故系於後云上謝歷日表云夙頻溫
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早晚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聞以正時訓農事
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

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賢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時使和曾
薄欽思患預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畏庶戎夏以皆安

仲錫荔支膝與公雪湏石沈香石作石芝病鶴諸詩十二月上慰正旦表

集本

慰正旦表云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
舉增懷慕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鷹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
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免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劉醜斯復父讎來
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訴於庭爲記事和子由詠清汶老諸什寄王羣紫園參詩作中山松醪賦

集本

中山松醪賦云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
亭臬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
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嚙構廈其已遠尙
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蠶蠟之勞
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
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蒸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
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寒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
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
豪或騎鸞而翳鳳爭槩挈而瓢擲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
及歸鋪歎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王直方詩話
東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惠州

而遷昌化人 二十五日寄錮合別餅與子由和劉蕡寶真易支送曾仲錫赴

闕並有詩作蘭亭敘跋 本集題蘭亭記云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

微愈疎矣李之儀姑溪題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

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

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

定州本為佳何遵春渚紀聞云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

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

山廢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

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

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員官緝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為

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

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姑溪題跋又云此石已為薛

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贋若諦觀錙

銖則較然相遠矣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

和中祐陵取入禁中竊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

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畱焉宗汝霖為畱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進

於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虜騎忽至方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

堅子固為揚帥密令冥搜之竟不獲焉康王以建炎元年十月至揚州三

年二月壬子倉皇南渡至京口拋棄藝祀神主并失此石計此兩年間用汪

伯彥黃潛善張浚重譴李綱憤死宗澤殺陳東歐陽澈又坐視兩河京東陝

右忠臣義士孤城抗節束手待斃者至不可勝計凡其地其人皆能忍於割捨而獨於一石有餘戀焉何也然此石至今六百九十年始終不出其為昇者重累投入江心無可疑矣當其在北宋時真跡已不易致如李端叔所謂鎔鍊相遠者不知凡幾今欲求此宋搨已不可得而況欲求宋不可致之搨本乎每見論蘭亭者一波一偃無不有說勇於自信是皆隔牆壁而聞釵鈿者也公此跋亦論薛本者不詳作於何時其在定武日已無此石久矣今以地附載并集

元祐九年甲戌

甫尚書右丞鄭雍尚書左丞李清臣中書侍郎鄧潤

諸考於後
於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食來之邵楊異等攻罷呂大防李清臣鄧潤甫等攻罷蘇轍四月曾布翰林學士張商英右正言癸丑改紹聖元白虹貫日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蔡卞曾布請惇提舉載以安石日錄安燕門下侍郎五月詔進士專經術劉泰世罷鄧潤甫死復免役保甲法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六月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正月和曾

仲錫元日所寄詩立春日祭土牛祝文

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傲土牛示候稼穡將

興敢徵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戲李之儀詩聞歌者歌戚氏公方論穆天子

事因依其聲成戚氏詞

本集調寄戚氏詞云玉龜山東皇靈婉統羣仙絳闕

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鰓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鞦韆駘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

近畫樓隱隱翠鳥翻翻華筵閒作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雅頭皓齒綠髮
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
成奏曲醉甯連雲璈響寫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倚霞天際紅深
淺動歸思迴今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路依稀柳
色翠點春妍李之儀跋戚氏云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
輕裘緩帶折衝樽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爲定州安撫使之儀以
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窮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
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卽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
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猝以駭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
而頷之方論穆天子事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
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閒他辭足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後來者
未能繼也致和王辰八月二十日葛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李之儀書聞

兩浙瘡痍已復舊錢世雄書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辱專使惠書感慰兼集

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出守中山謂有輕裘緩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
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惟倍加愛畜以副所願

公奏

矣特載此書

歸結其事 十六日與李之儀王訥孫敏行論陶淵明詩

本集書陶淵明種

云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嫌者多
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公以所屬

裁傷闕食上乞減價糴常平米賑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

狀奏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裁傷定州一路雨水為害實亦五分以上有司不與盡實減放秋稅臣到任後累有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礙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闕食如或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斛借貸已有成法不煩奏請而昔年遣使賑濟一例散貸後皆倚閣放免以此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現惟依條將常平斛斛出糴得數萬石在市壓下物價即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若不奏請減價出糴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一境生靈皆荷全活又得錢準備豐熟收糴兼利農末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成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為惠不小乞賜施行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成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遣霜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則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元祐九年二月七日宣仁葬承厚陵 二月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象盤為寄作詩定武軍禮久廢不識上下之分會大閱公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使為奏光

祖震恐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代州胡谷塞莎泉堡北賊劫掠事又貼黃云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現任

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在光祖能得邊信亦必據以上聞

此所以心上慰宣仁聖烈皇后附廟禮成表本集慰附廟禮表云恭聞今

折之也禮畢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昭

悲慕臣賦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遠此登

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賡有光

數詩挽輓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

望樂城集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云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

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成周一紀實能協和神

人以綏靖國家遠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

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

以諱易名明昭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

德澤以生以成元豐之末天地震裂固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

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

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家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

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屢輟漕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厚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裁害聞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遠人恃和時肆得姦

一聞信義歛然知畏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雖燕處於中
實大父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泊於外家均
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雖履大位以天下養
而歲月之奉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
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有司
每視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退於崇政明堂之賀止於東閣將成宜光則
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
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未習師保閱若望歲滋之以勸
講示之以聽納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悃邦國臨朝惻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
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
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
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
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諡曰宣仁聖
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祔賁於太史沒而不忘永永
無極於呼哀哉謹言

十三日爲王訥書王彥超事

本集書蜀僧詩云王中令既平蜀
紀事實不涉虛美固已自言之於哲宗矣其在樂城集中乃不一二數文字
因稍汰其繁

者附錄於此

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肉耶
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

爲他有技也僧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諸長毛短淺含應久向山
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飢軟爛真堪
玉筋挑若把甌根來比並甌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和之儀送保
師號无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倅翟安常赴闕以中山松醪寄雄州王崇拯作詩上乞貸賑佃客狀本集狀云元祐

九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
路州軍裁傷閭食人戶雖已奉旨於法外減價出糶賑濟訪聞民間闕乏現
錢糴買尙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熙寧八年元豐三年米皆年深
損弱每年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轉至陳惡
今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將現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
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依此保借候豐熟日依元糴例送納白米入官不惟乘
此饑年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
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貸與貧下
人戶不同謹奏和思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畱別詩三月乞修北嶽廟狀本集狀云
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
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
止曾完葺正殿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
司奏乞修完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錢內支錢三千貫
助修嶽廟皆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
合用工料價銀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付本州出賣應副

修造臣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新禱多獲感應今北二十日多集

杏盛開散給父老酒食并作開園詩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為羣小李清臣

鄧潤甫所攻哲宗震怒二十六日謫守汝州東都事畧云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二人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為言又云呂

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

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謫

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

屈乃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

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

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相遂與惇為敵會言者有疏論列遂知河南尋奪職

知真定府潁濱遺老傳云呂大防之在陵下也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除

李清臣鄧潤甫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撰策
題即為邪說扇惑聽轍論之曰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
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
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先帝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俸賜裁損
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罷黜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備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
色之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率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財用匱竭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章帝卽位深鑑其失代之以寬仁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有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臆之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鄠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韓章昭宋眞仁之說乃呂大防上年五月論奏事宣仁云皇帝宜深知者相距僅十月何至茫不省憶乃爾當宣仁寢疾時召范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章獻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由此觀之復相純仁極有深意而哲宗年長久已不滿垂簾其情顯然雖純仁卒負此託而此半年中未見無所開陳特其事無補故其說亦莫之傳也史家於向太后不及納履號哭而起與太妃語極悲切之下筆之曰上感悟夫旣曰上感悟則其未感未悟之前史意已見而垂簾切囑之語宜其吐棄而不足念也子由此奏乃推本大防面奏宣仁而諭之意復申明之益以行熙豐法一段爲將順之詞其言婉而情切蓋實欲冀幸挽回於萬一者然其大事去矣一斷已該召亂之禍當朝局翻覆安危呼吸間獨子由力明宣仁司馬光之政苦爭以去

是可四月十二日詔改紹聖元年東都事畧云四月癸丑改元

仁宗生於庚戌申戌歸垣則西庚得地可見太史之官未嘗不講求也若哲

象閉塞猶易之否奇儀演遁諸說率以閉口名之故凡得位行政出師命將

飛章走檄上官赴告諸事皆避勿用以上不能宣其意下不能達其情也此

自黃帝以來已流傳其說至若掌占從吉之事則已紛見三代具載五經豈

有改元創始而不一詳究者其與正且更始極不同也此乃鄧潤甫首陳武

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特遷執政而李清臣因是欲乘章惇

未到之前立取宰相或恐為惇所先故紛更變亂迫不及待如此耳其後徽

宗生於壬戌以二月庚辰改元宣和則金藏於戊戌水飲於辰一十六日告北

戰淨盡驗諸紹聖宣和兩朝之政事其不祥莫甚於此者矣

獄廟祈雨文本集祝文云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

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

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幽冀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

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稿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

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

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

旱暵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旦夕是望兼致西成之富少寬北顧之憂

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本集元祐九年

止此其前奏狀誤入紹聖者皆據此文更正

二十日作雪浪齋銘本集雪浪齋銘

三

敘云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澗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紀年錄四月二十日作雪浪齋銘

二十四日作三國名臣論

本集論三國名臣云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二語斷盡元祐執政無能蓋三國

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能臣從無有事權下移者也使公在位容有是乎譬之恭爭道者皆劣弱而國工袖手傍觀不容置喙惟有坐視其斃同此覆局而已公以十一日壬子

謫英州而十二日癸丑改元時已知改元則時朝局大亂虞策來之邵復祖南遷亦已得耗論及孔明其寄慨也深矣

述沈括何正臣舒賈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鼐敦逸黃慶基訛謗之說撫兩制語論奏

策言蘇軾作誥詔語涉謗訛望核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謾斥先朝援古

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囊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魏

了翁鶴山題跋公辭免官彙云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
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闕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
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
南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帝付託為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
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率率於先帝之約束司馬文正以議新法不合去終
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南遷之詞亦曰
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王安石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
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
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彰先志而弭後憂矧神
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國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元
祐諸賢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以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
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為是詞也謂諸虞策楊畏來之邵劉拯之流皆
反復小人之尤者固結於元祐紹聖間而策詭譎尤深來之邵資性姦凶初
與楊畏合攻蘇頌去之復攻梁燾及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
卿至是復與畏首攻呂大防去之請加王安石美謚論司馬光等典刑未正
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凡此皆元祐初難用羣小
而起於附和變法繼又奉行不善遂成痼疾越百數十年而魏了翁論之然
後是非定矣民亦勞止孔子首引以美子產豈亦訕謗乎凡羣小所論公罪
蹟皆翻騰熙祐舊案元豐已行而元祐未行者自始至終淵

下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責知英州軍州事

墓誌云時方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本傳云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

先朝皇宋治迹統類云落兩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蔡卞所撰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國紀年錄作四月罷定州任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初三奉命者誤應駁正罷定州任進上謝表日左朝奉郎新知英州蘇軾狀奏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實一州而大幸驚魂方散雪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茂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祚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垂簾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謾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邇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偕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竊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邱山感藏骨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再三不改之愆庶萬一善終之望

臣

虞策來之邵等翻騰舊劾各條公屢有辯奏可覆檢也此則不惟不辯率性一擔挑回故云固當昭陳功罰直喻

正邪也蓋前之必辯者原欲留其身以爲國此則已將一片熱腸放下惟有拚此身聽其流轉付諸清議而已可見其立時勇決也此狀本集不載具官

年月特爲補全俾讀之者雖百世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告於文宣王廟并辭羣望遂行祝文云軾得

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至真定朝議楊采來謁舉其子迪簡本集與

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鑑聽書云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

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

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虞策復論罪罰未嘗告下降充左承議郎

仍知英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過臨城內邱間雲物開霽西望

太行草木歷歷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必返乎此退

之衡山之祥也詩有玉食謝故吏風霜便至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食之作詩示

邁迨過逐臣句自此至食芋而飲水矣劉拯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置李定

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

逸黃慶基虞策來之邵訕謗之說撫兩制語論奏告下合敘復曰不得與敘

仍知英州自是已三改謫命矣

皇宋治述統類云劉拯言蘇軾敢以私憤行

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東都事畧云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
黜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
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言者多當時御史
何故畏避不卽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來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
日不法事又論蘇軾所謫太近純仁言士敦有犯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
按發輟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
劉拯專攻司馬光及公與范祖禹黃庭堅秦觀諸臣既貶謫拯猶未慚屢攻
不已遂重責之拯由是屢進天下以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
初宰執引用之人此其確據凡首以是爲光公著咎者非苛論也又案四月
二十二日章惇入相純仁遂罷以上三改謫命皆二十一日以前事今據乞
舟狀分列於前以明非章惇任內事蓋惇至則大加羅織前所重譴僅供元祐羣小爲見惇藉口之資而已
十四日抵滑州上乞
汴泗舟行狀本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臣近準告命火急治裝星夜就道今
下愧平生所以疾病有加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
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臣之衰危
亦云極矣伏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
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
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僊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不足多惜而死非其
道則非神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

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
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多病早衰氣息僅屬所以輒為舟行之計
敢望天慈少加憫惻開是時適過皆待行及至當塗而止有追過讀此
狀始知令邁歸陽羨已早計之矣其狀云南康軍者非九江相連之南康軍
乃指虔州也公八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壞城可以互證又案韋城乃滑州
所部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公以十五日到韋城以是計之則此狀上於十四
日也十五日至韋城遇歐陽思仲書中山松醪賦寄吳安詩本集書中山松醪賦後云予在資善
堂與吳傳正作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
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
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思久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近又作中
山松醪賦獨恨傳正未見乃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
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為贈而致思於卒
章可以超然想望而相從也開合註於此文中割截閏四月十五日赴英
八字以當定州啓行之日應駁正吳安詩字傳正宰相充之子也時官中書
舍人坐行子由謫汝州制其詞溢美廢罷資善堂在崇政殿邇英閣之外呂
誨彈王安石將對於崇政殿會司馬光自邇英閣趨資善堂與誨遇河
誨止其疏即其處也後南宋亦有資善堂范冲嘗為資善堂訓善可證渡
作詩開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編卷二嘉祐六年十八日同里楊濟甫
言已亥誤甚今從何焯之說改編於此餘詳題下

之子明追遇於陳雷道中許為書道德經以贈因記其事

本集書贈楊子微云故人楊濟甫之

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還嶺表
子微追及僕於陳畱畱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可持是示濟甫此
卽舊也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
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於
了翁鶴山題跋云蘇氏翰墨散落人間而楊氏與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
可信不誣聞楊氏所儲尙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
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示教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
之謂也魏了翁始以學士院對策力誼韓侂冑開邊被出侂冑誅收召出者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政了翁乃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開門講學其後乃
起知眉州頗有政聲考其時則在寧宗嘉定間也時去紹聖之初幾及百二
十載而楊氏如故方公之遠徙也濟明以久絕音耗乃使其子明遠涉海南
訪求生死以一鄉曲之老而篤於風義若此信乎其有後矣誥以濟甫爲公
比鄰乃本諸了翁跋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辱簡承存
翁眉州跋語也米微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辱簡承存
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憖垂誨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謹因公是時
窘乏之甚觀此書知乞舟狀所陳非假其後過汝州卽不復有此語而儀真
告參寥且云不至失所可見公於君臣朋友兄弟之間無虛話也米微尙見
在雍邱其去陳畱甚近此書又公先至汝州後過陳畱之證餘詳後條
子由於汝州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尙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樂城集謝表云
臣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
上訖者論子由到任時已四十日故吳畫壁修完也
往游龍興寺至華

嚴殿觀子由新修吳道子畫壁作詩

樂城集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云子

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稱神者二人曰范瑱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驛游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子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子由以公遠徙分俸與適使移家就食宜與本集與參寥書云子由分俸七千外何復挂心實僚然此行也謂元祐以前子由債負山積其後久官京師始彌縫其事殆後累年執政祿入優厚非前比矣公則祿入無幾又南北奔走耗於道路此其故不同也使非子由分俸其與適行計幾不可辦後在惠營新居與重辭言祿入務散者乃無因及子由故有是語所散即此俸也此書公作於儀真長蘆院其事則汝州事也今摘載於此餘詳後條 與子由別遂行樂城集謝表云臣前落職告命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雷具舟赴任七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七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東都事畧云上官均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均論呂大防蘇轍六罪大防繳並再黜 元祐中均為御史與子由爭許將事并

攻大防不勝自行乞罷其後公在惠子由在還至陳畱得旨舟行歸公以

筠至紹聖四年始相遇於藤江并記於此

八日至陳畱據書贈楊子微語時尚未至汝州也考公自黃赴汝嘗與王文甫書云至雍邱陳畱間出陸至汝其地皆可舟行出陸未能辨別今以子由

自汝出陸至陳畱具舟赴袁州任例之公過雍邱贈馬夢得詩謂此詩施當以陳畱赴汝又當還至陳畱始登舟也

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詩前合註已謂其誤今改編汝州龍興寺詩後馬正卿本杞人素與米元章厚善其自嘉祐辛丑從公至是蓋三十有四年自

後惡儻無復馬之蹤跡似其時辭米散扶疾出見遂別去本集與米元章書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

復得一見幸矣至南都聞惇下方力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微疾想不為患

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南都貶責元祐諸臣乃六月事則自閏月以至五月正羣小交攻喫緊時也夫

以張瞻叫鄙成市可見其朝中明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為畱一日本集與目張瞻叫鄙成市可見其朝中明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為畱一日張元明

書云前日承追饒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重以增感慨歸案張君房字元明公總角交也嘗官助教時以醫術行於都門兩公既遠黜元明亦浩然

矣曾布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曾子宣書云某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為一笑也旦夕離南都西望悵然言

不盡意歸案元豐末公還朝布為戶部尚書始與還往不久布出典郡通問

不絕其後出守中山布入為翰林承旨兼侍讀復相會於朝其求塔記至為
勤懇公屢諾之始終不與此浮屠家言非可醞釀者不惡而嚴何至是乎當
斯時布來通問是其心不欲見絕於君子者若竟以塔記與之可以少解禍
患公非不知而苟免之事必不肯為此邪正之途所以判然也其後呂升卿
使嶺南布以為兩公切骨仇讎力言於哲宗罷其行而董必改差西路尤不
免於羅織是布以獨留維持其間心跡具在未可沒其善也為表出之時布
尚在講幄六月望前**五月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陸游
選同知樞密院事
菴筆記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
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
聲律耳
以道為放翁父執故習聞公遺事蓋得其父者也**過泗州與杜興別**本集
子師書云泗上為別忽已八年矣
國元年辛巳逆數八年乃紹聖元年甲戌正別於此時也餘詳卷四十五總
案杜興遇任伯雨於道中附載以行父攷字遵聖伯雨遽於經術登進士除
條下
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為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自哲宗疾
勢彌留中外惴懼乃乘倉卒逆天拂人睨睥萬乘幸太后耆策先定折其姦
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於何地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公
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
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誘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
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之仁卞亦

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以建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君子易
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致播遷之禍
建中乃其即位元號不可不為鑑戒時議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
甫惡儒臣以邊功入相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蔡京為翰林
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
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移道州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顛持論
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顛草簡伯雨時有母喪餘詳後抵山陽徐積來弔公求贈言積
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
之故爾公敬佩之翌日將發積專使至公報云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
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矣任伯雨述其都中師續夢經事公為記之本集書
經云眉山任伯雨德翁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惟咸平六年刊
行者最為善本德翁欲訪此而不可得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
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僧槽置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
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復覩槽置者之狀則夢中
所見也賦方貶嶺外弔德翁楚泗間乃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遣邁歸宜
為記之紹聖元年五月同郡蘇軾記
興集
是時適至金陵薦同安君後始歸寄劉壽書
有本集與劉無言書云此行但
集
適從至金陵薦同安君後始歸寄劉壽書
有本集與劉無言書云此行但
集

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本集與張文潛

還田畝但未知有後命否爾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本集與張文潛

書云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解又不憚萬里再

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某之故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顧成

亦極小心可念東都事畧張耒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院檢討題陳

在館八年擢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張耒時正在潤也

權跋歐陽修書後本集載陳瑩中跋歐陽永叔帖云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

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瑩書公跋云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

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

至今無聖賢公沒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哀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子紹聖

元年五月書東都事畧云陳瓘舉進士甲科用蔡卞薦召為太學博士遷校

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瓘對以天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案神

宗大典請改修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述重誣神考輕欺

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遣之章惇懷異不忠為山陵使無狀

致大昇舉陷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

與蔡京異議今龔夬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瓘責之曰方

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召還

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壓宗廟緣

邊費而壞先政布怒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彬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

安置通州始瓘辯日錄著傳竟集議者以為誣証編置台州移楚州卒瓘疏

案

姦惡雖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泊儀真聞思聰病甚往

視之次日阻風寄參寥詩并作書本集與參寥書云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

追計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英州南

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此書言子由分

俸事已詳前條六月七日泊舟金陵得鍾山法泉書寄詩為謝九日奉安阿彌陀佛

像於清涼寺作像贊本集阿彌陀佛贊敘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

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并贈和長老詩詣崇因院禱

於觀世音像前北歸當復過此為頌發當塗舟行熱甚忽憶中和堂東南頗

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至慈湖夾阻風並有詩待任伯雨不至

作書本集與任德翁書云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

恐亦不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謹遣人上問不宜言公與程德

孺書云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此為

德翁自楚泗同至金陵之確證然此書作於惠州而僅云同行月餘是德翁

月初下汴泗與德翁相值至六月二十五日而德翁已去故云同行月餘也
公自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後以六月七日泊金陵中間無月日明文可據
今以此書截限扣去同行月餘乃五月初間下汴泗之確證章惇蔡卞張商

英等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

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鼐敦逸黃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訕謗之說

始議公罪東都事畧云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者凡元祐更張獎法

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云紹聖林希乞以禮部侍郎降充中書舍人為實

元年六月癸未貶責元祐臣僚司東都事畧云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皆命希為之

言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

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仍許以為同省執政希行責詞

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詆直仁后也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

地曰壞了二十五日抵當塗縣告下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王惲野老紀問云林希行子瞻詞云若譏朕過失亦何

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

自絕君親又將誰慰益公題跋云林希與東坡公素厚善又為杭州交承故

案

書問慘慘如此林雖尋為利誘折資草制祇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
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
猥秀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必大觀於摘文堂謂此益公
跋玉山汪聖錫所藏公與希論浙西賑濟三帖聖錫早故益公乃見於其後
人季路又三年朱子過而見之乃刻石常平司署已載卷三十三總案茲錄
益公之說者以見希之藏公帖尤醜於撰資詞而宣和之官禁私買亦循是
矣
公盡遣家累自赴嶺表咸涕泣求行女集與王庠書云初欲獨赴貶所兒
乃使迨以家從長子邁居書六賦以予之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
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
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為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
年六月二十五日**謂公**公既左承議郎建昌軍司馬墓誌本傳皆畧去年譜
紀年錄年表皆茫然不知惟合註引載降充左承議郎而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
以見羣小交攻不已而謫**獨挈過與朝雲赴江州**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
命屢改其清亂至於此也**獨挈過與朝雲赴江州**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
獨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謂此書是時過一房亦從迨一房**
同歸陽羨其後邁赴仁化令復為過般罕至惠州也并記於此章惇方肆毒
而敗惇之任伯雨陳瓘已先惇見案中可見天道不
遠矣特備載其事於前庶凡為小人者知所警懼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

仁和王文譜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紹聖元年甲戌

是年七月布告天下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降文彦博

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垣十月除呂惠卿知大名府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
遠問元祐史官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呂大防等凡元祐所行開寶通
禮十科取士廣文解額進士詩賦與河東大錢
制置解鹽廣惠倉王安石新經字說禁皆罷之七月至湖口觀李正臣所蓄

異石九峰名曰壺中九華作詩達九江與蘇堅泣別作歸朝歌詞

本集九江
唱和調寄歸朝歌詞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搖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

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此生長接浙與君同是江南客夢中遊覽來清賞同作
飛梭擲明日西風還掛席唱我新詞淚沾臆靈均去後楚山空禮陽蘭芷過
無顏色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搖新唱誰謂古今隔

廬山雲物騰涌未午眾峰凜然作詩自南康赴都昌縣留一詩

石刻詩云都
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入木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眉山蘇軾書歸

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考查註續錄二卷獨失此詩合註
謂或疑逸詩以後人集字帖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衡山王泉之漢槎作
宰西江嘗至韻山堂舉問之泉之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稱時公

南遷遣侍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語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
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
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體恐難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富塗
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滯滯也
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而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因附記於此仍俟詳考

知有後命來奪舟公禱於順濟王願達旦至星江風陡作飽飄而駛抵吳城

山再禱於廟題望湖亭上日向午已達豫章矣遂易舟而行

釋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

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
東坡曰乞夜播至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達
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激言未卒
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王之
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公舟本屬官爲料理以乞舟行狀合觀石門所記當知其說不妄矣即此
一端已見哲宗爲德不卒有宋以來待師傳之薄未有如此其甚者也蔡伯
僖以三齡釋褐與晏殊爲仁宗伴讀而伯僖出爲更多貪鄙不法每遇彈劾
輒內出手詔曰藩邸舊臣再轉一官其後英宗神宗亦優容之俾領祠如故
蓋至是而祖宗寬厚之道剝削盡矣順濟王廟在吳城山蓋龍神也公北還
復禱於廟江上獲石磐作順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曾安止
齊王廟獲石磐記并置廟中

所作未譜作秧馬歌章惇蔡卞張商英等以貶竄為未足復祖述羣小沈括輩之說再肆攻擊告下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七

日上惶恐灘作地名惶恐泣孤臣詩抵虔州登鬱孤臺有作過和詩斜川集題鬱孤

臺詩云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街碧江昏蜃吐樓雲半連北斗

鳥道絕南州邱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謂斜川集失傳故其和詩不載蓋其時此集未出也本集用史例於案首載

入宮師詩文事實其後兼敘子由已兼史家補傳雙傳之法至是南遷自應補載蘇過斜川集以完本案體例非查註載和詩例所可比也故凡所採錄

川集和詩不列本周攬廉泉廬外亭天竺寺諸勝並有詩與俞括入崇慶院詩之下并記於此

觀寶輪藏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其費三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提嗣成之奔走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慙此三士之勞為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

與吾言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提錫使刻於

石此記作於惠州今摘錄於此
十五日書彭城觀月詩本集書彭城觀月詩云余

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顓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

有他日之喜也十七日書白居易寄韜光詩本集書白樂天詩跋云唐韜光禪師自詩寄之慶歷中先君游此山猶見樂天真跡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徒見

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歸樂天原詩已載本卷天竺寺詩敘內而敘無韜光事

十九日為虔人重書孔宗翰所乞八境圖詩作後敘本集八

敘云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

軾南遷過郡得徧覽所謂入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

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蘇軾書此敘施註附載於詩後翁方綱謂跋於石刻者也今移載於此

二十三日與王

崑翁同謁祥符宮記籤卜本集題虔州祥符宮乞籤云沖妙先生李君思聰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

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敢有廢墜真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

觀妙法像實聞此言公在惠頗作齋心煉神之事蓋發端於此時也九

月渡大庾嶺念李白之流夜郎喟然而歎題詩龍泉鐘上詩題云昔過嶺而

南題詩龍泉鐘上遂自南雄下始興夜宿建封寺至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作詩抵韶

州周超出觀英宗御書為作頌本集英宗皇帝御書頌云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

愛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

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

甘露融而不晡結而由岑水場過月華寺遂入曹溪至南華寺禮大鑑塔並

有詩與重辯觀卓錫泉作銘本集卓錫泉銘敘云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則眾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祖師

無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引錫指名寒泉自冽眾渴得飲如我說

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濕漑

飲及牛羊手不病吸肩不病負匏勺瓦孟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

於祖師其亦可哉辯子由未嘗至曹溪而樂再為重辯作蘇程菴銘本集

菴銘敘云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瑞作也吾南還過之更其

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菴實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

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十二日至聖壽寺艤舟石壁下題名石刻云蜀人蘇子

具如我說無是處

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過英州棹小舟游碧落

話羅浮之勝至英乃去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書

案

洞作詩過同作

斜川集游英州碧落洞詩云千尺瓊瑤翠入雲神仙已去洞

先看峽口小崑崙拾丹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趙懷玉曰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程正輔駐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沒公與書云某限以所作何難辨別且程正輔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沒公與書云某限以適居莫綠奔詣此公不能暫離適籍明文也餘詳下清陽峽遇吳復古於舟

中復古曰邯鄲之夢公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信矣遂別去

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還過真

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信矣

十三日至清遠峽

與過同游峽山寺作詩坐涼碧軒觀瀑公欲作牘猶為澄潭記其事

本集題

云賦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溪水太峻

當少留之於涼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緒為澄潭使人過欄上雷吼雪濺為往

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

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談惠州風物之美作詩抵廣州與章綬會

章綬東都事署紹聖初章質夫徙

宋史其前任唐義問已罷去公既入城訪何德順則質夫早出迎游城西天勞可知更以公前後程期計之留廣約六七日故取道往白雲也

慶觀爲道士何德順記女真事

本集記廣州女仙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云女仙

也需元祐元年四月公繳進陳繹差知兗州詞頭狀內有陳繹知廣州日與道士何德順游德順弟何迪倫稅金四百兩一款天慶觀今名玄妙觀餘

詳後案與過游白雲山蒲礪寺滴水巖諸勝訪安期之舊跡畱別信長老遂發

扶胥口游南海神廟登浴日亭並有詩

公浴日亭詩刻後跋有云得真跡於湘中嘉定辛巳祇奉皇帝祝冊

來謁祠下因出以壽諸石餘皆磨泐不可辨遺其名誥定此本爲宋人憑空

僞作并非傳摸有自者也傍有前明湛若水所刻陳獻章和韻詩云殘月無

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

悲鶴髮負喧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出散入千巖萬壑間成化乙巳夏

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又跋云吾師手書浴日亭和

東坡之作俾善書承差洗瀚精摹入石暨於亭上嘉靖壬寅秋七月二十四

日門人前南京兵部尙書甘泉湛若水謹書二十七日至石龍鎮駕小舟至泊頭壩

東莞縣所屬也游羅浮者自此易舟舣小溪以入二十八日與過游羅浮山

憩於延祥寺

延祥寺有唐開寶間明月戒壇遺址乾隆乙卯六月詔往游羅浮題詩寺壁而去由寺尋寶蓋峯登

陟峭岬之上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

本集羅浮游記公嘗至寺禮像且宿寺之中問其後久燬則不可考矣至

前明時常有異光出閭谷因得佛頂於榛莽中然未有為布金者也國朝
 康熙間海幢僧阿字募使者劉秉權金續成全像即故址建寺倚峭壁若
 形家所謂挂壁燈者極歛隘而翹然拔起下臨虛無然朝雲夕霧時出沒於
 寺中不可以持久也乾隆乙卯夏嘗親至其地則寺復摧敗像亦剝落矣詎
 有登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詩云穹龕騰木末係上驚心魂夢此寶蓋火來尋
 甘露門天竺古瑞像嘗屈詩老尊我願捧佛足苦衣兩手捫誰為須達多完
 此泡電痕離離肉髻光歛復迷朝昏房頭曲突倒壁角古鼎蹲獨立懸斜陽
 檻外曉雲奔公在廬山書寶積獻蓋頌僊公夜夢寶蓋飛落出火因用其事
 寺已無居守僧見屬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本集書卓錫泉云予
 延祥寺掌其鑰而已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頃自汴入惟泛江泝
 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
 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
 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渡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
 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
 出也謂卓錫泉卓錫泉出於斷崖磐石之上就石為闌水深數寸大若一夫可舉
 以較吾鄉卓亭山龍泉所謂水瓮者差大耳然日汲萬人泉無長落山中嘆
 旱而水涸惟恃此泉也詰舊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詩云朝游南海市暮憩
 羅浮月創巖咒鉢龍甘涼破兀突龍去儲一泓園可兩手揭頭盆落明星水
 瓮滾寒碧郎當宛有聲卓起泉脈脈遙通秋河氣下凝太陰魄一瓢菩薩泉
 辨與越江別欲汲阿耨池還問廣長舌阿耨池在飛雲頂上界三峯之上嘗
 一至其地此公蹤書南漢劉鋹建天華宮事本集天華宮記云天華宮在羅
 跡所未到者也

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
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
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菴至宋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
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
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
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審矣附錄自延祥寺至黃龍洞僅數
里僞漢故宮當時尙有存者公何以不起而僅爲此文也今其故址爲道侶
所居名黃龍觀初至兩峯間有巨石橫亘於道廣數丈湛若水摩崖大書黃
龍洞三字於上赫然可觀石後爲大水簾其上兩峯高束水從中出橫廣丈
餘直瀉而下者百丈白石至簾落處約一里經行其中正練飛來冰馳雪滾
雷輒濤趨無異銀河落九天也自左一峯盤折以上直達簾頂是爲流裕池
池深不及尺而橫約五丈水自山脇來直出半里以達池口落數級一瀉滾
下爲簾池底平坦如掌其色蒼白光潔如玉生成一片中有黃黑石大於兩
間星若一瓜置於盤者奇突可駭石上仙題石刻近已剝蝕無餘倚石而渡
葛仙石槽藥臼皆在更上爲大小石樓詰舊有詩云月落碧鸞嶺烟浮瑤石
臺截峰披錦繡飛閣冠蓬萊雷隱騰霄去雲翹控鶴來袖中雙劍氣一噴蒼
光開萬斛珠璣吐光芒竟敵詩風吹簾欲捲雲斷客來遲白垩經天上銀河
落地垂震驚雙耳經癡立望多時飛越簾泉頂來浮雪浪槎雲諸封薜石梧
渡酌流霞風養靈通草泉滋碧奈花鮮彭須盡遣莫似契虛差有客窺堂與
靈仙儻過存山禽搗藥白玉女洗頭盆蝶洞遺衣化砂牀出水溫負鐙吾小
試巖下斷雲根雲外雙樓迴剛林歷幾灣老猿眠石室羣鹿自長壽游冲虛
過松關日氣開珠貝天風落珮環劇憐都散漢蹤跡商塵寰

觀朱明耀真之天也

公游記有東北三里至冲虛之說似東南三里之

之南位也左獅右象結為靈境坎離既濟氣象天成其得氣以去者恒甲他

山故曰朱明耀真也觀有稚川丹竈朱明洞觀雲堂遺屣軒野人廬長生井

抱朴祠朝斗壇諸勝詩舊有過冲虛觀詩云古觀飛雲雲繞身松風和水奏

天鈞日來陽谷炎離火客至仙壇禮玉宸沈滌坐銷中閣夜芙蓉手握四時

春此來但訪東坡老觀葛稚川丹竈稚川丹竈在冲虛觀之右誌稱稚

霞舉休教隔兩塵觀葛稚川丹竈稚川丹竈在冲虛觀之右誌稱稚

其妻鮑姑從峯頂上昇詰舊有詩云鸛峯人去留金匱到此尋真興自餘但

欲千霄超跛鼈不求越艾媚靈地雨雲滌盡巫陽石風洞吹開頃刻花爭奈

劉樊差一著神朱仙者朝斗壇朱仙者朝斗壇朱仙者即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誌舊有

仙事業慣移家朱仙者朝斗壇朱仙者朝斗壇朱仙者即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誌舊有

朝紫微壇上羅星斗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棨戟不

握赤龍芝黑虎登時走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棨戟不

可入洞中虛見離象莽莽耀真天竟絕捫蘿上丹光賜遠空疑是翠微往水

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蒼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鄧公後與廣守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還坐遺屣軒

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還坐遺屣軒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還坐遺屣軒

來羅浮蹤跡靡定一日觀中網得雙燕望麻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則觀屣也因建遺屣軒鮑姑即觀之女望麻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呼與飲

東坡亭適當勝處詰嘗於夏日解衣盤礴其中軒豁洞爽巒翠全入

山腰樹脇晴雲堆壘如絮銀光炫目不知赤日之在頂徙倚久之惟聞鳥語

蟲喧與泉流答響不覺陶然入化俄有不識者一人來自荆東莞黎生能詩

令誦所業亦頗豪可喜因拉與森飲達旦就題其亭上云亭前水石訪單道

交琴筑鏘然鳴憶公訪道立來此聆清聲我亦呼許穀飲到朝霞積

開石室已不知所在為書道開傳留冲虛觀中

本集書單道開傳後云葛稚

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

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岫嶠令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

在外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

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跡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冲虛觀

道士鄧守安以遂還寶積寺宿於中閣夜大風觀山燒甚壯二十九日記羅

備山中逸事

浮異境

本集記羅浮異境云有官吏自羅浮冲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

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使人詰之則入室皆亡矣乃知

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

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書羅浮半夜見日事

本集書

夜見日事云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

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末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

棄仙去未幾有無核聚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

笑盧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

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書新宮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碑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詩案公所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耳備材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但增入子由叔黨作一家言耳至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中書碑即山玄卿所撰之新宮銘本屬一事公所記分撰文書碑二層記與詩並未誤也後人以此記分註詩下與原有鐵橋石柱啞虎巡山之語均謂之公自註其蔡少霞夢遺書碑一語又以魚車瑞雲數句作碑文以實之遂與山玄卿良常西麓之文分作二事查註不知公別有記記無魚車之文而乃繁言引駁謂公謫陳幼霞為蔡少霞還舟憩於霞合註從誤今仍存公自註以備兩考惟當刪其妄增者而已

花光寺

此入羅浮山誌云西南山麓有古寺一間名華手形勢壯麗凡游者道從

古花光寺

作游羅浮記本集游羅浮記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

寺也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棹弄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蓮花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穀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弼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又與張文潛書云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

戶之有味也謂公後欲復游并作詩示過過和詩斜川集和大人游羅浮

不果前載游跡皆記中次敘也京學道豈厭遲蜚鳴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

不涉憂思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

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就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

坐伏豺虎瘴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

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發羅陽推官程

可得簪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發羅陽推官程

天侔來謁本集後與程全父書云去歲過治下幸僕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長

見年譜以合書中過治下語似其時官於石灘羅陽間也自廣至惠途間設

官者惟此二處然無從詳考公渡海後藉有天侔父子鄭靖老由海舶餽致

酒米藥物傳遞家信於是過率兩房居惠諸有依託十月二日到責授寧軍

惠僱聲息稍通靖老本舊契天侔則識之患難中也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先奉告命

案

自新沒初到惠州寓居合江樓作詩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殊禮暫請

齒無怨居之故於十八日移居嘉祐寺其明年三月十九日重遷合江樓者乃提刑

程正輔至惠請公居之程必關白其餘也至三年四月二十日再遷嘉祐寺

者以程罷去之故據公與程正輔書歷歷可考查註以正輔按惠不能確指

某時將施註原編公與唱和諸詩顛倒折改會編一處合註從誤殊不知此

十詩並有次敘可考悉以繫之合江樓去來也今李安正出守蒼梧枉道來

已改編諸詩詳晰分註特標明於此為提綱云

方蘇過斜川集云先君子謫羅浮蒼梧十三日與侯晉叔渾汲游大雲寺野

言守李安正扣門請交畱十日而後行

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浣谿紗詞本集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渾汲游大雲

獲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

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

文采氣節恐兄歸闕此人不當遺也其晉叔之可表見者如此渾汲不再見

然如龍川與寧程鄉博羅河源各令並皆依託末光而獨遺歸善令則斯歸

善簿者亦既幸矣又據歸善縣

志大雲寺在邑治西八十里

十八日遷居嘉祐寺歸善縣誌云嘉祐寺宋

武二十四年并於永福寺今城隍廟預備倉其故址也

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內為水東城沿江一面跨山為之據公記松

風亭云仰望亭宇尚在木末足力疲乏是亭在山上也又題嘉祐寺云始寓

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是寺與亭相及亦傍山也故又有明

年遷於合江而失幽深窈窕之語詰嘗屢至其地訪求亭寺遺跡窈無衷緒
縣志與本集似不合但明初尚用儒者實有毀佛之事如廣州淨慧寺改永
豐倉乃洪武六年事偏犁之者無算其後燕王棣反妖僧

二十日作思無邪

姚道衍報以秦坑亦可慨矣誌非無因之說仍俟詳考

齋贊

本集思無邪齋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
何給永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鴛鴦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

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

靈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
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

二十日

其說如此已兆於祥符官之籤卜矣

二十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

本集書事不能兩立云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
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

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

欲夫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作贈朝雲寄虎兒

詩二十三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事

本集題跋云玉川子月鉅詩歲星主
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饒

將屢立戰功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

元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公念關山路上細雨梅花之感

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色作桂酒頌刻其法藏石羅浮鐵橋下

本集桂酒頌敘云吾謫居海上法寓

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藏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輪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懾畏時靡爭醖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敎我常作醉中醒益公題跋云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真九成壘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嗣此文以岐黃家說發出奇想實以文為戲耳益公推重若此可見公名節之重莫盛於南宋時也九成臺石刻久已烏有嘉慶壬戌癸亥間在韶年餘嘗欲錄本刻真臺上會有風鶴之警與詹範作桂酒詩十二月花落復和前為塵勞所牽竟以不遂至今為恨矣

韻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觀懸水夜出金雞渡泛月而歸

作記

本集白水山佛跡院記云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

折處輒為潭深者縫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雲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

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也書以付過詩紀年錄十二月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作記詰旦乙卯六月發軔名山意將兼覽白水及後屢過惠州並以事牽不果凡越一十有九年此願始償謹以所得次於公後嘉慶十有八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惠州寓於公所居之思無邪齋六日邪刻飭僕放舟候於博羅界之金雞渡口乃挈二奴攜一琴一酒控騎進發凡越牛原羊隴蕉林薯坂者二十五里至白水山尋所謂湯泉者在一波之側大約五尺熱如沸瀋傍無斃石為沙土所淤可以築而為池由陂登一岡循岡而東漸高凡半里至白水崑崙自半空陡下疊三潭如級三潭之上各有崩崖峭壁十餘丈其水自半空來分數十道縱橫飛舞此砭彼激轟投上潭又越潭跳盪崩注崖壁而落聚於中潭復淥流奮迅激射四散而落漚為下潭每潭縱約數畝皆拳礪自成石闌環抱為湖其水至清而深不見底龍之窟宅在焉初自山趾仰望僅見下潭飛水乃策杖履水中亂石而渡跌坐石闌之上即公所謂潛鱗有饒蛟掉尾取渴虎處玩弄良久以為奇勝盡於此矣及自山之左股盤折而上漸見中潭登其巔闐然奪目而三潭飛瀑上下縱橫撒射勢如蛟蚺百萬盤空闌舞電火來驅逐隊滾淵墮壑敗殘鱗甲紛佈滿天頃刻地翻雪窖雷斧冰山也惠人呼此為龍洞坑而泉曰熱水湖問以白水佛跡之名茫然不知湯泉舊在院中亦無院址餘皆黃茅土壠彌望蕭然而已由泉而南行三四里有荒籬叢棘簇小屋十數家博羅縣緝格榜焉乃知為湯村村有谿即潭之委沿谿度谷蓋屋二十里出口名金雞渡外即大江也乃捨騎登舟而月鈞西掛矣自渡泝江而上約二十里至惠公所云度數谷至江上繫棧中流到家二鼓即此路也自渡順流而下約十里至博羅縣公後與程正輔自惠同游

白水而送至博羅并作白水山佛跡院湯泉詩

亦從金雞渡出

背也乾隆乙卯六月詣自羅浮九天觀取道試劍石過湖鎮城渡大屏山凡

九十餘里以至博羅寓於北門外之登峯講院象頭則綿延於其東北羣峯

障天瘦於削玉蓋相去者三十餘里而羅浮諸峯不復見矣時方自飛雲頂

還告休於登峯者幾兩旬象頭白水日在閣下而炎熇正酷不能再往因作

望白水山懷東坡先生詩今親入此山乃知詩無一字可當此題姑錄於此

以識二十年嚮往之誠云王並峯寒入品題羣山如水赴榕谿欲隨靈象尋

芝尤中有飛鴻踏雪泥掛角曾會雲朵窮浮嵐淦過同作泉詩云世間詭異

忿竹光齊截流潭洞知何似欲取龍公化杖藜

不可話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緣

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瀉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

送何用椒蘭薰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題秧馬歌

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唯題秧馬歌

後本集題秧馬歌後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

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

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本集謠為第四自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休於路隅作記

則今首編於此

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

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

悟此當恁麼時江岸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詹範攜酒過嘉祐寺

復和桂酒韻詩寄曹輔書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奉別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

服食芬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吳范仲自潮陽專使餽遺答書本集與

手書懶廢益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吳范仲自潮陽專使餽遺答書本集與

書云近者南遷過真陽間見子野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

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報然所論孟揚

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

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留足遠來又致酒麵海

物勝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

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門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

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

又與吳子野書云令子秀才尋長箋之賜辭自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

拙何以為謝歸吳秀才名寄子由書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市井寥落然

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

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跋云僕

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除

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

薄鹽炙微燠食之終日快刷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蠒蟹率數

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

薄鹽炙微燠食之終日快刷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蠒蟹率數

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

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除

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

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跋云僕

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

惠州守歲錄付過
此詩原題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乃二首之一今編十一卷內公書此詩蓋有所感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男霖圻覆較

誥案紹聖二年乙亥

分畫地界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月鄭雍罷許將

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十一月安肅罷

正月二日讀章應物寄全椒道士詩有今朝郡齋冷忽

念山中客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句乃以酒一壺和寄羅浮鄧守安程之

才按廣州欲通問而未便也侯晉叔為先之

程之才字正輔為公母成

也據公乳母任氏墓志云乳七姊八娘即正輔妻也以事舅姑不得志卒官

師痛女之故作族譜亭記遂與正輔父子絕此皇祐五年癸巳事也時公年

十八自是與子由共絕之者凡四十二年遵治命也其怨隙各事已詳載卷

一總案族譜亭記條下至是章惇蔡卞以公與正輔有先世宿怨特用為本

路憲使之甘心提刑向駐韶州公既過韶正輔亦到任二年正月按臨五

羊雖未通問而正輔必至惠誠難處事也因託侯晉叔致詞相與釋憾

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使旆留番馬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
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
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又覆書云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臨結之

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謂徐老弟亦免如此十二日為徐彥和書黃庭堅跋

三畫圖後

本集跋遠近景圖云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

畫師之罪又北齊校書圖云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

近歲畫師乃為賦彩故不為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又右軍所贈圖云謝

安石人物為江左第一然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議謂殆欲痛哭此所

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

云爾何哉余在惠州徐彥和求余跋尾書十三日督東臯子傳後本集跋東

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十三日督東臯子傳後本集跋東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

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

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

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

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則予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

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

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再以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閒復以酒遣

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

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有二升五合入野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

長子尤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紀年錄是年正月十三日書東臯子傳後醫藥廣守韋氏以飲客復為藥

以施病者本集與重辯書云到此已來施藥又與龐安常書云惠示傷寒論

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

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又與徐十

二書云今日食薺甚美念君臥病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

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

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薺若知此

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

也又與孫運勾書云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

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

不飲湯水耳脾胃惡澀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澀雖冒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

豈可數乎陳彥升少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

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

能脹肺多為腫媒不可服告之為佳也又與程正輔書云兼寄佳釀川芎大

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廣州多松脂閩南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

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船上硫黃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

以合藥散鐵爐煅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一也又與王敏仲書云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為致三碩得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謂公之言醫始於密州讀仁宗所頒惠民濟衆方輒榜以便民後在黃州與龐安常善遂究心此道而帥杭則有病坊之設至是竟以施藥爲事矣後復勸王敏仲行於廣州且治孫思邈千金方在海南則講求嘉祐本草尤以醫藥爲用殆北歸止於虔州則日攜藥囊以出遇有疾者親爲疏方發藥欣然如有所得蓋其利濟之心出於天性所謂一息尚存不十五日詹範移容少懈者也因約舉其在惠以前各書之言醫者並著於篇十五日詹範移

廚傳過公既去賈道士來索酒作詩

謂公詩有使君置酒罷蕭鼓轉松陵狂

也十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譚文初送酒至書以寄之

本集跋所書東臯子傳後云紹聖二年正月十

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而梅州送酒適至獨嘗一栢徑醉遂書此以寄譚使君

二十四日與過賴仙芝王原僧墨頴行全道士何宗一遊羅浮道院飲棲禪

寺和過韻斜川集正月二十四日侍觀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詩云淡雲曉

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
遇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熨晨齋爨無煙舍煖聊卒歲空階指華機破
屋緣薜荔拄杖挑笋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卽此可遁世敢師浴
平沂不數山陰襍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二十

六日野步嘉祐寺東南有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感歎有作二月與許

毅野飲湖上寄參寥詩十一日作陶淵明東方一士詩跋本集書淵明東方

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

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

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淵明此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美

文非嘗所和詩也查註作和東方有一士詩之公自註改跋作寫和淵明詩

一首已經合註駁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某得罪幾

正今據本集分載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二年矣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

亦康佳養生亦無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淵明前與曹子方書乃初到惠州

所作有與子方三年未見之語此書作於是年秋冬亦已相晤是子方赴廣

西且至惠州也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範食槐葉冷陶作詩答陸惟忠書

當為春中事本集與陸道士書云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

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病所獲多矣念

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

如之世外之道胎息為本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日濟同乎大

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緩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

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柸醺然徑醉作書奉答桂酒乃仙方也醺桂

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三月二日宜興卓契順徒步來惠致

守欽寒山十頌及錢世雄所達過書

本集書錄去來詞贈卓契順云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卓契順至惠州

順宜與人學佛於蘇州定慧院守欽公與守欽無素蓋錢濟明欲為邁致家書而守欽因以通問時濟明復官吳中也餘詳後四日與詹範

柯常林林王原賴仙芝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

羅浮山誌唐庚佛跡石記云巨人跡若干長三

肘量濶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又湯泉記云白水山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浩歌而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

歸既歸聞過誦陶淵明歸園田居詩遂次其韻適參寥專使至書以寄之發

陳慥書止其來惠作書

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為學日益喜

慰無量軾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藉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駭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得書作天竺海月真贊
本集書海月辯公真贊敘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云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

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溫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為說贊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幾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此履東坡子**程之才**將至惠州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此正輔第二次專人書計以春夏蓋**公杜門**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獲譴至重欲先按別郡而到惠則三月初也**公杜門**到此旬日杜門自屏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遣過往迎江上**本集與程正輔出迎若以骨肉之愛而屈臨之餘生之幸也**遣過往迎江上**書云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必不深責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朱子晦菴題跋云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怒且生事眉山任師中守濠州曰不可與較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壞其約以邀功師出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井及反誣師中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

師中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而於直
事尤反復致意焉公留示任師中詩有知君坐受兒女困每賦程正輔
也朱子所稱部使者即正輔蓋其時程氏子孫猶貴顯且附權要故不敢直
書其名也師中乃鄉曲先達名德長者而正輔陷之如此其中匠正停十
之所尚因以指使嶺南公雖已通問究未測其心故杜門也本集與程正輔
書七十通先後錯亂多轆轤不可辨反覆屢讀久乃漸通其故蓋會乙亥以
訖丙子年餘之間公在惠事實及與正輔唱和往還蹤跡悉在其中前後次
敘井然不亂其書漸由疎而入密而所與詩亦然因理出次敘逐事分載并
記於此七日之才來視公相得極歡前卻盡釋
此在五六月兩日則詹範不能遠出而林抃且回博羅矣正輔當以七日来惠
十日鞠獄既畢當以十六日去公送至博羅其歸在十八日至十九日還合
江樓逐日遞接八日餽遺甚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
必不可移易矣頃面謝人公赴行衙報謁會於合江樓之才飭有司請公仍居於是論其先
還不宜世遺澤乞公爲記九日撰外曾祖程公逸事
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
得盜蘆服根者竄竊而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
太守將處囚四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盍自
言吾爲汝直之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暨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誅
公而決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去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
矣公具以語家人就寢而卒賦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
子孫微矣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賦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
也

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示公為和江行見桃花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來三

書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

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

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及按部於守有舉察為解之乃已

為第一首改編餘詳後及按部於守有舉察為解之乃已

詹守亦知懼厲精也如正輔者健吏也所過無不作威福之理然其後

違條害民建立營房諸難為之事公建議使行之皆一一如所教而提轉亦

無有杆格之者正以其健故十三日書桂酒頌紀年錄是年三月十三日書

了得也惟在善馭之而已

昏今復瞭然天意復令見子由與平生故人耶

順行公有小字本桂酒頌寄錢濟明當即十三日所書者其後病歸毘陵尚

為濟明跋桂酒頌見於濟明之說即此十六日追餞之才於博羅香積寺寺

本也紀年錄蓋本諸石刻必無誤矣

下溪水聞而落之可作確磨公使縣令林林成之羅浮道士鄧守安來謁共

驚曉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羅浮道人一傾盞

欲繫白日留君顏。據此詩合觀後書。則是日創工轉強。今又作在座其後公用守安策建船橋正輔實主其事。蓋肇端於此矣。十七日。病酒。

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

本集此詩工轉雷三某朋四陪遠使日
病酒昏昏如夢中也寄去二詩以發一
詩病則詩字顯二詩乃此詩筆意挂二

笑謠案公遵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贈詩爲別管字龍二詩下此照例並顛倒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爲第二第三首改編考見後遺卓契順書中

至寺觀林林所作碓磨見之於詩前後蹤跡確然可考至施

註原編以和正輔江行桃花追餞二首字韻游香積寺四詩悉係二月十九日詩前固誤然能以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餞二詩之後倘不失遂正輔之蹤

跡也查註取凡公與正輔唱和詩雜亂并編於後獨遺此詩仍置二月十九日詩前合註仍之尤誤又紀曉嵐論此詩云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頗

爲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考詩敘云可輟輒輟舉四杵乃公使林抃作以濟寺僧者故日給而有餘若以四杵之米指爲利民

正事是浮屠家皆能以一鉢餉五千人矣送皇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詔居窮
所論甚謬至定爲濟僧之說後有專條送皇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

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義如何可忘別後不免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十九日遷合江樓居詩敘

本集選
居詩教

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又與南華重書云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

始重遷合江程之才和公餞別管字韻二篇并寄一字韻之作戲和之才一

樓詳後書中

字韻詩唱和諸詩之後合註從誤今定為第四首改編其考定並詳後遺卓

契順作程之和定慧守欽詩以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書云恨定慧欽

才書餘下

老早世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耳舊有詩

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

守欽參寥被陷還俗乃公渡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

海後事此書作於北歸時也

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

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適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

到耳當為子將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

瘡露面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

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頗魯公

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

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

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盡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

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真德秀西山題跋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

問者在蜀則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元修已登名青史

蘇文忠公詩扁注集或

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覆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蒙
哉已垂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覆錢世雄書差人因佩荷契義矣而卓
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尤極所欲
得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紫園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渺為愧
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
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
萬千再為卓契順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桃花源詩再蒙頒示管
亦人所不逮也某十九日遷入行衙因蘇州卓行者奉問不宜又云蘇州錢
倅借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
管幸甚前考江行桃花詩之註即從此書摘出與正輔寄和管字及作
一字韻皆三月事後有十九日遷入行衙句作證是和江行見桃花一詩追
錢管字韻二詩又和一字韻一詩二十三曰為惠誠作吳越名僧記本集書
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無可疑矣云參寥子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徑
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予以琳嗣事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
法通洽晝夜行道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
旨召小木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眾散矣余乃以明嗣事
眾不散益千餘人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胸中
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蘇州定慧長老守欽寄十詩清逸超絕予往來三吳
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下天竺淨慈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綿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

測又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
雄逸優態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覽
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予在惠
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湖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
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誠使歸見之致余意
且為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
三日東坡居士書公得程正輔和詩而遣卓契順亦**二十六日作程之**
同時事據後書考之則惠誠契順並以二十四日成行也
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相連視瞻即日起
得此末由面謝臨紙悵仰正輔去而公遷居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
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六日計十九日至是為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藏
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
亡嫂之戚第二詩題云慰鼓盆與書意不合也
嘉祐寺壁云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賦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明年三月遷於合
江樓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
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訪予於此雷七十日而去此文
乃王原同寓寺中至是原將歸公復過之因以題壁是原之去在三月杪明
矣并贈原詩贈答之什固非皆別時作然此詩則贈而兼送其情顯然
今改編**江漲用過韻四月答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辱書存問周至
於此感激不已賦到惡已半年既習其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十九

七

英

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兒愛之深故詳及之作熱惟萬作連雨江漲詩鄧守安至八日為書養生論本集養生論跋云東坡萬自重

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為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稽叔夜養生論頗中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鄧道師鵞鵲石刻作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十一日初食荔支作詩十三日為梁瑄重書綠筠亭詩本集綠筠亭詩跋

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年張耒遣兵王告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至因以桃榔杖為寄聞黃庭堅遷黔南范祖禹遷九疑晁補之遷斲水並致

慨焉本集詩題云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知以為杖也又書云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為信有桃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

坐修造不肖累之也又云來兵王告不憚萬里再來走卒中無有也

魯直黔州安置范淳父永州安置晁無咎監斲州酒稅皆坐修實錄也文提

潛尚守臨江故王告復至施註原編此詩在食荔支詩後可證其弗誤

舉蕭世京至作書本集與蕭世京書云不審使旆按臨至惠某始萬僧舍近

也謂案提刑甫去提舉常平又至可見行衙非惠守林抃行秧馬法本集題

所能假也公復居此正輔必達提轉故其去即遷也

後云林博羅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以榆
棗為腹患其重當以桮木則滑而輕矣俛僂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
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
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張弼作之因以傳吳中作記本集題秧馬歌後云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

製作閱試今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

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衛州進士梁君瑄過我而西乃

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置一枚傳

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更示西湖參寥子尤幸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賦書**張秉道**杭人從公相視石門**五月四日贈朝雲婦人嬌詞**本集

河者也觀此文可知施註時客於杭之誤**五月四日贈朝雲婦人嬌詞**本集

雲調寄瑞人嬌詞云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箸點

更警叢生采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着人情態閑鷗下斂雲凝黛

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為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公與張耒書云****十五**

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驗之方思以奉傳讀此詞知其無誑語也**一**

日造真一酒作詩本集記朝斗云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

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

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

通行旅橋壞輒以舟渡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

案

西即惠州治水東即歸善縣中隔大江人行如織舊用竹浮橋以渡江公用
流峻急不兩月輒壞至是公議建船橋而橋未易成故先葺其舊也

道士鄧守安議與程之才傅才元詹範建東新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老兄

易遠數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監買糞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可力募成

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禱故不忍默也又書云示諭修橋事才元行牒已

到本州差官估費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於法當

提轉分認估得的確若減省即不堅久矣體問是實才元必欲成之還一健

幹吏令來權簽判專了此事謂公與程正又以兵衛單寡海盜窺伺營房

輔書中屢稱漕使為傳同年才元即傳字也

廢缺軍政墮壞因建議授程之才使添建營房三百餘間以肅軍政本集與

書云本州管六頭項兵半無營房有者兩人一間頗不聊生餘在民間賃屋

散住每月賃錢一百五十至二百其賃官屋者即於月糧錢內刻不惟軍人

緣此貧乏又都將上下無絲部轄飲博逾違急即逃走作賊民不安居軍妻

緣此犯姦者眾公私之害不可勝言但此事乃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

悔無極也度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擘劃磚瓦官白燒林木下縣採斫又阜

民監亦有木植度三百間瓦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只

具合支官中現錢確數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錢物內刻支撥若似此行

遣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即差一精幹官吏與權都監王約者同幹之

今體問得逐營事件如後一本州管澄海兩指揮禁軍皆廢茅屋常憂火燭

當為瓦屋又逐年多水思合如何疏理溝瀆築防令軍人安居一清化指揮

見管二百三十人官屋二十間現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一牢城指
揮見管二百六十人官屋四十間有三十六人賃屋住一泉州客軍一百五
人官屋三間並賃屋住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見管營房七間一廣州客軍
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曾與置營房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窠
坐處宿食不肯賃屋居住江漢之間寇攘淵藪近日鹽賊幸而皆已獲不爾
豈細故哉惠州兵衛單寡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墜壞安知無大姦
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
與王約者同幹否又書云曾拜聞營房事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
誤老兄事故冒言但只作兄意也

二十七日作慶州崇慶院

新藏經記

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僧佛之宇盡
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

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藏經者獨榜其
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書柳宗元大鑑碑

本集與南華重辯書云所要為柳碑不可不立石已輟忙
揮汗寫出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又書云王維劉禹錫

碑未有意思下筆觀此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
比也紀年錄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鑑碑師碑

正輔書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達比日履茲炎煥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
想少清爽否橋錢必不足因柯推官行上問不宣又云鄧道士州中住兩月

已歸山開闢此書作於六月則建橋乃五月事而議行當在四月公先在博
羅已約守安至惠至是經始已定而守安暫歸適兩月也五刻四月八日為

守安書養生論正在此兩月中雖其和程之才游碧落洞詩本集與程正輔
本形模全失而流傳有自固可信也
數月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寄貺必封書時忘之也竊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
詩今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
篇尤有功咄咄逼飽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
緊接指使藍生推官柯常寶書赴韶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
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意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
日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為第五首改編於此又案王註邵補註查註題作與
程正輔游碧落洞合註以與詩不合從施註原編目錄題作次韻程正輔游
碧落洞今既載明和詩之書是施註不誤審矣又據公慰正輔悼亡書云某
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又送章案罷廣州書云某請籍所
拘末由攀餞皆不得出境明文與同游情事不合也
南華寺本集與重辯書云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
其意許之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作詩
十一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作詩
答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一官為貧更無可
百不失所某既緣此棄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
子也呵阿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
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不詳官何處據此書則自甘伏軌風塵無異埋頭澗谷矣定國無史事之可

坐其在紹聖中羅織偶未及耳元符十九日作大鑑碑跋本集書柳子厚鑑元年除名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

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辯師儒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

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林抃報香積寺碑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紀年錄六月十九日跋大鑑碑尾

磨成本集與林天和書云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七月痔

作本集與正輔嘗云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何如某一向苦痔疾發歇未定殊無聊也道氣未勝宿疾尚纏想亦裁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平

嚴節推自韶至聞壽安君疾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稍涼起居佳勝見嚴推言膳不宣歸是時嚴推未歸而壽安君訃至其事緊接間不容髮也蓋正輔

以三月至惠既去而有議建新橋增葺營房之事中問悼亡事未竟公復議違赦培克之事而風裁繼作正輔以九月復至惠此公一年之情事亦本案

編此一卷之間架也今特載此條乃詩分前後之綱領非為正輔管閑帳也

和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此十三詩其首句云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為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菖蒲花詩而繼

也考築城集題菖蒲開花其子遠因子由生曰作頌故子由作此詩乃二年

二月之事其後卽山海經詩又其下為法舟自惠還過高安之作考法舟三

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三
痔疾休糧作藥誦本集十三首其誤審矣今定爲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懷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使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論神仙傳有數十人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頽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得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既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倘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
謝公自上年夏後南遷以逾年
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舊苦痔疾蓋二十計之此爲秋中作
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遂欲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梗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麩少許取飽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麩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
問妻妾君計作慰疏本集與程正輔疏云某慰疏言不意易知而難行爾

悲恒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流連奄畢七供感動逾遠奈何某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弔問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慰不次謹疏又書云不謂尊嫂忽罹此厄惟兄四十年恩好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不即禱除譬之露電殆非所望於明哲也

八月一日過書金光明經以資母福作跋

明經後云賦

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

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柳仲遠報公妹慶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病沒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與柳仲遠帖云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

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所指即正輔之妻公云亡姊八娘是也以是知公無胞妹而益公之說為可信此蓋中都為文祭之

公之少女而仲遠為柳瑾之子故情誼益厚耳本集祭亡妹德化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

如賓玉立二甥寶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俛仰一嘯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

長號北風寓此一櫛四人乃公與子安子由及小二娘至是又折其一也皆屬宮傳之孫其為子安之妹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

無疑以百日計之當為八月初作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輒附上綾

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意不罪不罪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
肉食近却頗安天涼裁退袷茶亦不服食也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憚遠一來
游羅浮弟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又書云知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聞文命
一游羅浮家居悵悵觸物增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聞赤言

量移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
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又書云赦後癡望量移

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東嶺南稅役折納措剋致
都事畧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米賤傷農錢荒為患疲民重困應行條戒約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秋大熟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

而不得過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錢
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錢去

朝廷新行役法委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豐則約米歉則約
錢今乃反之豈為穩便聞說范君指振非傳同年意也望兄力賜一言及內

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依實改正庶幾疲民盡沾實惠切望留意

役奏改錢米各半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多納錢少納

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見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
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

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稅皆便免得年年抑勒人戶此大利也但當立條令
提舉提刑司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提舉提刑司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及重法錢共計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卽每年有六州縣加三千七百貫錢也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且節哀思強食自愛

估價違赦培剋應奏依市賣中價折納公並以屬程之才與蕭世京傅才元

集議施行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

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然惠州近日科折梳米一事正違此赦文人戶賣米二司已上方納得一司豈非赦文所謂培剋勝在衢路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檢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下米二萬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此雖少蘇疲民然如赦勅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大抵官吏皆加三以上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靡不如此今運使既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不如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關乏若能痛加打罵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必欲上等人戶納高價則須州縣有枷棒以膏血償填縱忍爲之奈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卽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經逐官保明却察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官吏並須勒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藹藹一路生靈受賜也切告切告

違赦諸事而因以約游羅浮蓋非面不能盡也諸事皆蟬連而下中有侍下孝履句可辨在悼亡之後且風裁未作之前也因分列之并爲之簡明云

廣惠間颶風拔屋乾明菩提樹倒因屬程之才到境拊察并議行稅役培剋

諸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廣倖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

一到南海拊視為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關

此書固以察裁為重其末二句則專指估價培剋之事故云早來受賜必

察此意其叮嚀者至矣所云乾明寺訶子樹者即光孝寺菩提樹也寺在廣

州城內西北隅今圈入駐防中其地先為尉陀孫建德所居入漢為王園寺

寺多訶子樹亦名訶林後主時僧竊孫權遷其臣虞翻於是又稱虞苑宋時

有求那跋陀羅三藏立戒壇其中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智藥三藏自竺

國移菩提樹植於壇畔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

承蓋惠能也非久而達摩奉傳衣始至中國亦止於是有并存焉唐高宗儀

鳳元年丙子惠能於樹下薙髮受戒稱法性寺中宗嗣聖初殷刺密諦來譯

首楞嚴經宰相房融從之筆受稱制止寺其後宋太祖改乾明寺而光孝寺

則又紹興七年所改然至今名訶林也考自梁天監壬午至紹聖乙亥此樹

已閱五百九十四年自唐儀鳳丙子惠能薙髮至紹聖乙亥凡四百二十年

蓋是年六月公方書椰子厚碑或約計惠能薙髮之時此樹為四百年耳再

訶子與菩提非一木也訶子樹葉雜成林故名訶林有把無拱高不尋丈今

其種寺後荒離叢棘處輒有之然非故國一喬可比而紹聖所倒者即菩提

樹此樹久分株於曹溪其時或扶之或補之皆不可考乾隆辛亥誥始至粵

數往觀之則其樹故在園可數抱虬枝四出森蔭若織下覆數畝其根則糾

縷密布掣攪土外如蛟螭然葉類掌而有尖細筋密織風過則鏘鳴如金石

各院皆聞也然誌乘皆指為梁時所遺無及紹聖風倒事者凡游者至訶林
見此樹天矯殿陛間索以訶子當之譌二樹為一樹矣嘉慶丁巳六月二十
二日自午達曉颶暴為數百年所無時韻山堂未葺寓南海之西廳至二鼓
總屏板壁拉折皆盡與數僕雜立風雨中次日出視在處如洗凡高竿大木
崇樓廣殿鮮不拔折而菩提樹亦偃臥廣庭中越十餘日寺僧始集有力者
運大木為高架扶而植之又月餘日漸槁落生意盡矣如以智藥手植論之
則自梁天監壬午計至嘉慶丁巳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年如以宋時補植論
之則自紹聖乙亥計至嘉慶丁巳凡七百零三年也是年冬從曹溪分小株
植其舊處以牆圍之而此樹發生極難近始分枝發葉高可丈餘蓋已二
十餘年矣特詳附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嘉慶戊寅冬日韻山堂記

命

過作風賦

本集颶風賦云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摘葉叢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
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馳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
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川之陵
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為之
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畫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暗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輟軒楹之已折補茅屋
之罅漏塞牆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
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真知所營嗚呼惜吾知之晚也歸賦
云仲秋之夕乃八月事也此賦公命過作宋史載入過傳而文載本集乃思

子臺賦之例非誤也廣州大馬惠州二十七日常藏丹砂法寄子由本集書

鮮不波及而被裁則輕其地勢然也法云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福害之者眾事不便成子由九月五日題合

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江樓本集題合江樓云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

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平紹聖二年九月五日重九

伊邇憐俎蕭然和陶淵明貧士詩既望之後殘暑方退月出愈遲夜登合江

樓與客游豐湖入樓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連曉乃歸用殘夜水明樓

為韻作江月五詩程之才拊視風變且赴惠詩以迎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

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書云聞東行已決未聞

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旦夕聞耗即輕舟徑前也此二書乃正輔九月

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上分析甚明也至此詩即公自註正

輔近有亡嫂之戚者查註作第一首編四月詩之前合註從誤今定為第五

首改編九因乘舟赴泊頭墟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後

月之後者旦日乘舫徑至泊頭墟入州耶柳城則日也弟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

頭恩恩未能盡意之才方東按不及入羅浮至惠為會即辭公行本集與

書云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況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
厚慙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即解舟不克追餞涉履慎重早還為望不宣
關鑒正輔此次到惠必當東按梅循諸州故不及游羅浮也此書有二十七
承即解舟早還為望之語書牘雖亂次敘猶可考也其還亦有據

日為之才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遺事更用澄心紙廷珪墨寫成納去尉孫

子孫一句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詩錄呈一笑年譜云九月二

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曾祖程公逸事關鑒三月九日作記

此乃正輔屢索刻本故為書之江月五首乃九月望後作以是知年譜所載

乃石刻月日也合註不知此中原委故致疑於年譜而譜之謬外曾祖為外

祖反不知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專人至賜教累幅某

今已改正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得罪幾二年矣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

殊健也居間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

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

魄少伸於地下如何如何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王明清揮麈後
錄云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顯征首責崇儀
使陳曙斬之余襄公惶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
而桂人為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惟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武
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陸與初帥
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王平甫撰其
碑志甚詳東都事畧云儂智高陷邕州遂自邕攻橫賓翼封藤梧端康州所
至驅劫軍民眾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超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
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
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泗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鈴轄
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
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
其不意賊眾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
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背者
七千二百使還其家智高既遁奔大理國為所殺青還朝拜樞密使在樞府
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月一日菊始開
知陳州未幾卒年五十詩案事畧以曙為曉避英宗諱也

與客作重九和陶淵明已酉九日詩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和陶卷在惠州類
為矛盾公敘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已酉九日編入乙亥
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
廣惠端韶諸郡菊開九月之妙盛於十月至十一月天陰風冷花葉立敗在
處殪稿驗之三十載歲歲如此也公既云十月初吉其為惠州作無疑又惠
州詩多用萬家春酒此詩亦有之儋州則絕不用也查註編入海次前韻答
南合註從誤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施註之誤已刪

程之才和作慰鼓盆勸學佛聞之才還作書岸喜不自勝辱手教值夜乏人
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前本附納詩案此詩有我亦需需渥漸解鍾儀
囚句因是時郊恩有賁降官量移一條故詩中及之也查註以慰鼓盆詩作

第二首編四月詩前合註
從誤今定為第七首改編
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

乃正轉歸途之事今定
此詩為第八首改編
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
一峯也博羅在山之陽面故自白水至縣必沿山度谷而出至金雞渡登舟
繞過山嘴乃達無二徑也自渡口進湯村二十餘里可通大船而溪多淤塞
公前此亦由陸出山乃知
再游香積寺觀林抃所作確磨公歸和程之才白

自宋時已不可舟行矣
再游香積寺觀林抃所作確磨公歸和程之才白

同附上
正輔前此至惠其子惟十秀才俟行此次六秀才亦至且皆失

持故云備見
今定和白水為第九首游香積為第十首改編詰初以施註原編亦不足信

乃據書中事將前後各詩逐首檢出既編定矣復以施註目錄檢對其前之

江行桃花追餞博羅三首不應編贈王原詩後二月十九日詩前其後惟和

白水游香積二詩不應倒置此其誤也至於大段分合尚為不素猶存正輔

兩至之意乃知施本亦有所授非徒漫為編葺者也今既改聞所議營房稅

役違赦措剋諸事三司皆議行答程之才書
賜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
者也推詳舊意乃正輔初至廣州與傅蕭已有成說而後至惠與公定議蓋

此種事補偏揀弊官民兩顧非長於理財者則措施或不周匝而後患出也
其事決於面定故書不再見而正輔至廣立以書報是其事皆已舉行矣宋
行折色本屬裨政然尚有任納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西新橋乃棲
錢米之令庶幾餽羊之存也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乃棲
史夫人施以內賜金錢蓋聚枯骨為叢冢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入冬眠食尤
公為致之者也餘詳後條聚枯骨為叢冢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
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使羅秘校收其遺者
之事自有條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使羅秘校收其遺者
秘校書云守局海微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怍即為
達也又書云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
遣馮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暇細羅秘校名無考蓋
嘗為秘閣校理官於海陸二豐者也掩骼一事程正輔詹範皆預據此書則
設立專司徧及遠方已成盛舉非偶然湖上而已也海陸距惠在二三百里
間羅秘校以是年六月始通問而掩骼乃合正輔舉行即是年秋冬事至此
書則作於明年四月中也為文祭之本集惠州祭枯骨文云爾等暴骨於野
今類載於此餘詳後條為文祭之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
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
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叢軍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
而無戀超生人天建海會院作上梁文
文乃程正輔舉行之證也建海會院作上梁文本集海會殿上梁文云經來
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
人且為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釋迦寶像一

所瑤階昉截碧瓦鱗差庶幾驚嶺之雄豈特鵝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
如日之升與天無極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
主日增萬鎰果肴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為笑樂此文似數月
前作以建院與築池放生並載於一書中因依雲類載海會禪師詳後

院前作放生湖

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

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
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即聽其自在出入
則所活不貲矣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見屬百姓數十千可得
囊中已竭欲綠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
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便乞附至此海會禪師
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通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
命通主之集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猶以老人沒用處為歎蓋其愛民
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繚繞而達於
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為界而瀕其中汪洋渺瀰皆魚樂國寺俛瞰其上
近嵐遠翠上下一碧皆昔時景狀惠人則磨穹碑大書深刻而丹之表其道
曰宋蘇文忠公放生湖歲時伏臘則既有崇祠之薦而春秋勝日輒舉國逐
隊於湖之上相與放生游泳歌呼嬉笑以頌公之盛德嗚呼公斯志也蓋歷
劫而不**過天慶觀與許毅題壁**本集書天慶觀壁云東坡飲酒此室進士
可變矣**過天慶觀與許毅題壁**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栢而別此天
慶觀在豐湖上今名元妙觀內有紫清閣蓬萊峯

十一月間有詔元祐臣僚

獨不赦且終身不徙作程之才曹輔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

觀警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又與曹子方書云公勸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今錄三首奉呈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

亦且任運也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爾東都事署云章惇用事呂

大防等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范純仁上疏申理曰大

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

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

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今趙彥若已先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貶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仁嘗為救解故疏中及之也事畧此條乃二年明堂肆赦事與公書甚合但

其炎荒非久處地及明年貶永州句舛謫之甚考宋史本紀紹聖四年二月

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同載又云四月己亥呂大防卒於虔州

又呂大防傳云紹聖四年貶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三處皆合獨范純

仁傳本諸事畧又改其語云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申理原放明年貶永州

與本紀自為矛盾此二純仁傳必刪去炎荒嶺表明年貶永等句則在處皆

合不然則大防自安州赴虔斷無經行兩載之理而純仁貶永亦不符也本

案凡與史文小異無大關係者皆置弗議此則子由與大防同貶九日夜夢

動搖行譴元祐人全局立案不能為史家所混故必駁正之也

論神仙道術寄子由詩王鞏勸公自辨作報書

本集王定國書云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張十七絕不問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
故欲其一箴之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聚人參爲
望圖公所坐呂惠卿賈詞等事元祐中皆辯雪有案至謫英州謝表已直
認不辭絕不申理如更辯即負司馬光引薦及宣仁特拔之知遇故率性一
擴挑回也時韓維謫均州其子爲之申理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
得免行王定國原書雖無所考大率因此故勸公以爭役不合自明後范純
仁謫永其諸子亦欲視維子例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合求歸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諸子乃止
其事可證也張耒使至始知坐竊徙宣州作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尋事人手
互證也至愚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
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臆也百日之
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
奉傳想識此意也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
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爾是時文
潛以公故坐徙故舊有伏讀感歎且審爲郡之語非閒話也非久即謫監黃
州酒稅矣公後與賈魯直書云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
文潛在宣極安此書之根也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長至伊邇不獲稱觴
憲拔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程之才寄
自至杜門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

和香積寺韻索觀和陶諸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

老兄要錄何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此書乃紹聖二年冬前公已有
 和陶詩四五十首之確證雖無一定之詞然其數要不相遠也查註三十五
 卷編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本卷編和陶歸園田居詩六首和陶貧士詩七首
 以上皆有詩敘可考者計三十三首顯與此書四五十首之說不合分編和
 陶固屬不易然紹聖二年乙亥以前則以此書為據四年丁丑以前則以子
 由和陶詩敘為據立成間架檢出明載詩敘之作而考其散碎諸篇要亦不
 難辨別乃查註明見此書此敘以元符戊寅已卯兩年中諸詩較少率以丁
 丑和陶詩填實之因不載此書及子由敘然其編入和陶未可遽謂其非以
 不編則事跡年月多有脫畧故也合註明知查編與子由詩敘不符若以此
 敘置僞州卷其誤立見特遠置揚州為從編之地自蓋其跡又以不可分編
 委誤於查其失均也今已考定二年所作之和陶詩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陶
 已酉九日詩一首改編本卷連前查註已編各詩計四十七首適在四五十
 首之間並皆確實無所遷就詳玩以表忠觀碑寄之人送刊表忠觀碑背作
 書意公或不及五十首故云爾也
 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
 高堂素壁時一睨之附顧君十二月法舟自成都至棗惟簡塔銘本集與程
 顧揀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法舟者遠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
 來相看某近以痔疾發欲不定亦頗無聊也
 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閑行索無一錢塗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
 否某雖未至是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百藥不効其
 戒又嚴於魯直且日戒一日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
 槁也又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隔絕書問難繼惟

倍祝保愛不宣諸案是時秦少章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亨書

游坐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

本集與張嘉甫書云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

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

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

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

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

萬自重

不宣

十九日公六十生朝有述過作和詩斜川集次大人生日詩云陰功

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

苦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

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獲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

之爵祿新琢磨功行真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

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雅川藥竈隱荆榛飛騰澗谷不

可馴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儼結道力

純冷然御風歸峨岷

南華寺重辯專使來賀答書本集與重辯書云忽辱專

重庶緣道力少安晚境平銘佩之子由以石鼎為壽作名本集石鼎銘敘云

意非筆舌可究惟為法自愛不宣

子由以為賦生日之餽銘曰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若醫砭皆金之職有堅

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子由和答者甚多若公之生日而因以唱和者樂城集無隻字之作小圃五

詠雨後行菜圃諸詩撰中和勝相院惟簡塔銘本集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

之眉山入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

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本成都與郭者凡一百七

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

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者不可勝數

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暫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晷暮及辰日吾行

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殘臘獨出游豐湖至逍遙堂棲禪寺作詩為祖堂作資福寺舍利塔

請銘本集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敘云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

銘若覆孟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

其中無數五色俱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

予曰是當以施僧與眾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來

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此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

以屏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

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吳苾仲獻歸鳳賦作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人來領

琉璃為窰堵坡置閣上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

別有所寄則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羅浮山志云吳復古子苾仲能

文善書嘗作歸之**答杜興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貶簾皆思暗自取罪大罰輕

鳳賦賦甚稱之**資福老柏再生贊**本集東莞資福寺老柏再

師及第落解兩別紙所論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

回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柏枯其畱復生此柏無我誰為枯榮方其枯時

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友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過畫偃松屏贊本集偃松屏贊敘云余為中山守始食北獄松膏其木理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尊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

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

之麓天偃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

骨硤磽盤盤方春不知亘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瘡

命過作思子臺賦

本集思子臺賦敘云予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

為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

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

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

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髮髯也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是其文不應亡也但老泉集中無集引題記可檢其爲未嘗收拾可知此蓋有志未逮而史復陵夷遂至不可考耳公以不獲傳其文至欲傳其意聲消跡滅之後卒以

總專使至啓書

本集與孫志康書云尊文節推遷捐館舍自春末聞訃悲憐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愧荷深

矣竊承已舉大事營幹勤苦即日孝履支持相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感噫

自聞變故即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然不敢傳出藏之家簡須不肖

啓手足日乃出之也玳瑁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

密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忤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某謫居已逾

年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畱胸中者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爲惠人志康

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竊逐中惟欲親故斷

絕則孤危猶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

罪戾也千萬寢并得李格非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書已領東都事

之切告切告

章受知於蘇軾嘗爲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

陽處天地之中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

故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

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家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地塘竹樹兵車蹂踐

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

矣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嗚呼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

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亭此得平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破於金人以爲知言格非後爲京東提點刑獄以卒附錄李格非爲公之門人而本集詩文記說獨無一字及之惟前載答孫志康書內有格非寄書一語特摘出立案用表其人其所爲名圖記一卷毛晉收入津逮書中

作松風亭詞斜川集松風亭詞云亂一水兮清冷絕塵市兮郊坰鬱松風之韻兮發無形感竊歲兮物彫零簾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露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畫長局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囹圄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遊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騷騷兮駕鳳麟願執鞭兮展軫愧凡骨兮羶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猶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矚附錄自舍利塔銘以下九條皆惠州作年月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